

和  
1023



和  
1023

淇園先生著



# 問學與舉要

皇都書林

河南樓  
文錦堂  
發行



問學舉要序

先是世明立鄉家君每屢稱淇園先生  
以言天資超俗兩篤信好學者矣今  
茲家君之俾世所負笈多涉呂受  
業三三先生之門也既為之蒲得為遂  
以春三月入多乃得詣淇園先生  
業一日先生引卷中一覽授之世明曰

此等理法藏之於大書也及得過而讀之  
其立徑六條分目三十事巨細盡  
備亦未具其末兩章論學之要亦文  
之理切中至矣詳乎盡乎殆猶指  
海於碣石而道可衆流于愛河也其  
言之理及論法之疑其旨從之皆渾至  
微無後引而來者蓋能令人以深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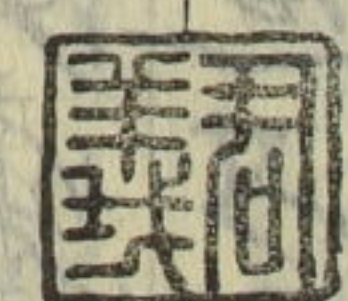
而自得者多也久信之者多則疑之亦  
深也於疑後辨之必至疑必審矣顧  
余小子從游之日亦多思過以言從亦  
奚知焉惟當知者必深知先生者而  
非先生者不信好學云云孰能為好學  
也必由好學之觸類長之則其以漸于  
古探聖賢之微之必庶幾乎知於其

命序文的不敢言以不敢云

安多甲午冬

松江後學

批世明謹題



*[Faded handwritten text in cursive script, likely bleed-through from the reverse side]*

問學舉要

平安皆用愿伯恭著

平安安威廷良士顯

門人

加賀豐田成九子舉校

伊豫后橋 隆子興

凡學文之要大畧有六一曰立本二曰慎

微四曰辨宗五曰晰文理六曰審思六者缺一則不

可頃為客各問粗舉其要客退筆之以示子弟

立本第一大本大本不立未可由坐夫聖人之

*[Faded text at the bottom of the page]*

凡學文先當立大本大本不立末何由生夫聖人之  
道始於脩己而終於安人六經之言紛然多端要皆  
不過以明夫二者也已故道欲言之或一言而可  
盡也然而聖人之教入必舉示一隅而俟反三隅者  
何也道非其人不能行德不自明不可得故也是故  
篤志以成物於己者本也古之君子物已成而善言  
生焉聖人德盛集以成大業六經之文即是也是故  
學者苟能篤好堅志以深探於六經之菁華而以冀  
微於聖人君子之成實斯可謂之大本立矣是故學  
貴精思明辨如六經之言紛然多端其學之固當須  
使其義貫繹通融歸於夫一然後止又譬如孝悌忠  
信諸德行皆當思求其故此何以爲當行之行諸不  
善之行亦當思求其故此何以爲不當行之行又如  
求爲君子亦當思求不求者何以爲不可也且其求  
爲君子之心與好名好勝之心同邪異邪諸如此類  
皆要精思詳辨其故必得實當而後止詩曰人之爲  
言胡得焉思而究之之謂也若夫不志成物於己者  
其於所學也亦必不能深思其故而以至貫通偶有  
爲之解者亦不過拾孟子之餘論曰人有斯行乃與  
禽獸異矣如此焉足與語君子哉

附問一條

問曰子所不知者而子能喻之乎曰不能曰子所  
不喻者而子能不爲惑乎曰不能曰子所易惑者  
而子能行之乎曰不能曰夫孝弟忠信者人之大  
行也而人之行之亦將有大惑焉子若不能爲之  
解乃子亦惑者之徒也恐亦未易行也請嘗設其  
說子其嘗爲解之乎夫臣之重其君者爲其能養  
已也今有臣爲其君而死者君子稱之則固謂之  
義矣然而鄙人議之則曰彼徇義之名而忘物之  
實者耳得生故重養則重其君上是故生爲本養

爲末然則君上末也今彼爲末而喪其本此其智  
未爲得者也今有嘗僂我以其鞍轡者而因併取  
我馬則我肯與之乎爲嘗養我之故因併喪我軀  
者何以異焉馬則弗肯與軀則肯喪之是乃徇義  
之名而忘物之實者也凡臣之於君亦服其役使  
以報其養足矣是故子之或死於孝弟之或死於  
悌朋友之或死於約信亦皆徇名若愛者也凡人  
有爲難能之行者世舉稱其名蓋匹夫匹婦  
或有相與經於溝瀆其明日則一國稱其名於是  
必復有經者相繼乎溝瀆矣人之耽溺名若愛也

問學要義  
自古已甚矣乃亦皆不知喪其本者也一國而稱  
其名者無他也亦羨彼其得名於難能之行者也  
有天下而稱之者亦然或因解之曰匹夫匹婦之  
經於溝瀆者皆死其私者也若夫死於孝悌信義  
者其死乃皆以其公私名醜公名美所以美之者  
乃出於人之天性是以人皆自爲之而不自知其  
所以然之故也爾曰然則子亦乃惑者之徒也不  
惑夫鄙人之所議乎其將必惑於他惑矣所不知  
則不可喻所不可喻則不能不惑物之常也請更思之  
易文言曰遯世无悶言君子以道自修不求人知是

以雖與世不合而無愠悶也此其旨似與學問之事  
不相涉者而其實道之真偽學之成否由此一言而  
決矣人一有希世于譽之心則其論必卑其言必遜  
乃其於學也亦將古之所謂委瑣握麤拘文牽俗循  
誦習傳當世取說者是爲而奮聞雖有非前說雖有  
謬又將銷其口而莫之敢言矣且人口之所不欲言  
心亦不欲思之心之所不欲思目亦不欲視之則其  
稍與己異者將必踈斥不肯視之矣雖有欲告之以  
至德要道者其將必顧忌反訕不肯聽之矣此道之  
所以生偏蔽者也其既偏蔽而久則心又將自誣其

問學要  
智矣然而希世于譽之心人十則七八皆是矣此乃  
前儒之誤之所以十世而未之能改者也道者自修  
己之道也學者自長其智之學也此特吾得之夫聖  
人之辭吾心會焉而後可得以修長焉者也若夫舊  
聞雖有非前說雖有謬我能知之不敢之改則是自  
欺我所知也自塞於我所取之道也以求其進造聖  
人之道此何異夫適楚之北轅者邪世又固有毫釐  
之差而其繆致千里者學聖人之道亦有之矣愚夫  
婦之聞聖人之言也以爲其智與己不遠矣因棄之  
而不復求或又因遂揭其所知曰此亦乃聖人之道

者也愚夫婦之言中材笑之曰彼何不自知之甚也  
如吾言則是爲聖人之道矣天下皆以其智準擬聖  
人是以狂者自是其狂狷者自是其狷是故自漢儒  
已下人無不自以其道爲得其真矣而後之學者又  
各自以其心所好爲是而曰漢儒爲近古矣曰宋儒  
爲精理矣曰吾師之言過漢宋諸儒遠矣及見其有  
紕繆也乃又以爲是偶小失耳如其大則此已得之  
矣於是有攻者則怫然起爲守垣矣此其爲失安起  
也蓋亦不知道之爲自修己之道學之爲自長其智  
之學而以其所知槩之聖人故也亦皆夫希世于譽



之心爲之蔽惑故也雖然彼其爲之豈謂之卑鄙之心乎乃前三者之爲之內主故也是故前三者弗遺則梗塞不去梗塞不去則不可以得之聖人之辭矣曰然則何以去前三者乃所謂遯世无悶不見是而无悶惟是心可以除前三者之惑矣故曰道之真偽學之成否由此一言而決矣

備資第一

備資有三事一曰精辨字義二曰畧通其世三曰知古韻  
字義之不可不精辨也蓋一字失義累及全章譬猶

碁失一著則全碁俱敗爲文者亦然一字不當則全言皆濫漢儒說春秋動言一字褒貶亦古人之文法然也昔口不韋作書懸千金於市以購能增損一字者亦可以見古人於文一字不苟者如此矣是故凡詰同而字異者譬如與俱借共等字須一一辨究其義戴侗六書故說倚字曰凡文各有義以彼喻此終不親切說文依倚互相釋此類甚多蓋無所取之取諸近似而已可見字書釋詁率非真詮也求之其聲之象數者上也求之其書之形狀者其次也又皆兼須多按古書使用之例以參驗其實但其爲務甚繁

瑣少年子弟志大氣銳意方急貪進取者勢尤難俛  
就然未了此事其讀書譬猶盛水於無當之杯貫錢  
不結之緡也終年仡仡竟無成功韓昌黎云凡爲文  
者宜畧識字宋晁景廷晚年日課識十五字楊誠齋  
云無事好看韻書彼皆博洽鴻儒猶且然則其爲要  
務者亦可知也北周書載梁臺者不過識千餘字口  
占書啓辭意可觀此又可見能通其意則所識不必  
在多也世人不知斯義乃妄設譬喻云學問譬如精  
鑿米但須著之杵臼間此言遽聞似有理而其實不  
然蓋未知字義之前尚是粟未爲米著之杵臼間何

以得精鑿此譬猶未知解數而先爲御馬未諳諧聲  
而先爲樂奏皆非所以盈科而進也凡學不盈科而  
進者其必復躑躅而旋回矣世又或以爲解書不在  
字義而在文理此言亦不然文理因字義而成譬如  
聚方物雖多排列所成竟不離方形譬如聚圓物雖  
多陳置所成竟不脫圓形安得有他形余嘗云不知  
字義而解書譬猶昏夜辨遠樹松杉檜柏無所不可  
以言矣以其若是而尚自謂我得之者不誣妄則愚  
矣且學之重名物也尚矣名者字也物者字義也如  
儀禮聘禮云不及百名書于方註云名書文也今謂

之字周禮秋官大行人諭書名註云書名書之字也  
之類可見也按史記曆書云昔者黃帝合而不死名  
察度驗定清濁起五部立氣物分數始所謂象數之  
原也余又嘗考虞舜氏之察璇璣玉衡也箕子之傳  
洪範也文王之演周易也並皆辨名開物之所以爲  
作者也韓子有言弁隱括之法去度量之數使奚仲  
爲車不能成一輪夫奚仲之巧非不足自畫方圓也  
離朱之明非不足自察平直也然必待用夫規矩繩  
墨而爲之者蓋不以此則不可以累合匹配齊彼分  
差也聖人之於制作亦猶奚仲離朱之於規矩繩墨

也乎是故名者聖人尚有所據度而以定其義况中  
材以下豈容敢以妄臆而定之乎是故字義之於學  
也是爲當究之要務矣但三代之文世愈遠則意愈  
奧蓋其名之用物靡有其義之不全秦漢之世文風  
稍漓東漢已降轉用日繁則其物之實漸與其名舛  
其文用字又多由連熟蓋風俗已變則民用亦從之  
乃其文辭體雖仍舊貫而非復其平常言語之所庸  
也則其用名物中每多疑貳疑貳不能專任乃必用  
輔副是其用字之所以致多由連熟者也是故學者  
若欲用讀漢以後文字之法以爲古文則其誤解者

必多矣此亦不可不知也漢儒註經有妄讀失其文  
意者如毛詩周南葛覃第二章是刈是穫按說文獲  
兩流霑下貌而毛乃云煮之也蓋讀爲穫也然如毛  
讀與上是字終不相安不若讀爲獲之穩當也如論  
語文獻不足鄭玄曰獻猶賢也我不以禮成之者以  
此一國之君文章賢才不足故也夫讀獻爲賢已橫  
而審其註意又暗假其連熟潛轉其義爲才識之旨  
是何異於撮弄之易珠嫚入者又有因連熟久遂誤  
其義者如鄭又註中庸言其上下察也云察猶著也  
蓋以明察二字連熟久而遂視察字亦如明字因致

誤解者也從前註經家蹈此弊者甚多不可不辨明  
也頃又偶閱通鑑見載溫公上表其文中錫字必擡  
頭而賜字則不函知當時賜錫二字義尚有分別不  
同也至明人文字自書其官銜中賜進士賜字往往  
必擡頭書之則又知明人已失其義故渾同莫別也  
只賜錫二字而宋明相去僅不過二百年其義舛轉  
已至如此况三代相去邈遠者名物之多變訛亦可  
以不言而知也吁豈可不以盡心講求爲乎哉  
孟子云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凡讀古人之  
書誦古人之言須畧通其世蓋如當時天下之大勢

如何民風如何其國安危之勢如何其國制職官位  
秩何爲貴何爲賤及其人世族本出何宗其人身分  
高下及平生履歷皆如何之類不可不審知也不則  
其尚論之間必致乖背差誤恐或有其言雖可聽而  
於當時之勢斷不可行者矣但古書可徵信者不多  
則此類難知的確者往往有之然間亦有推類可得  
大概者學者所當致其心者也古書又有紀載失其  
實者如禮檀弓云魯莊公及宋人戰于乘丘馬驚敗  
績按春秋莊十年公敗宋師于乘丘據此乘丘之戰  
魯未嘗敗而檀弓反以勝爲敗也如家語云孔子爲

魯司寇攝行相事有喜色清毛奇齡云考商制三公  
稱相如仲虺爲成湯相傳說爰立作相而周無其名  
雖周公相成王管仲相桓公亦間稱相而終非官稱  
况季氏歷相數世夫子以異姓卿士得代孟孫爲司  
空司寇已屬異數况敢代季氏執政而攝其相事按  
春秋傳云夾谷之會孔丘相其所謂相即僨相之相  
其曰攝者或當時以孔子司寇不宜作相猶祝佗以  
太祝不當相衛君見辭一類而後人不察即疑爲宰  
相行攝夫相爲商官宰相爲秦官周無是也且夫子  
亦安能即致此也按此說甚明確然荀子宥坐篇亦

曰孔子爲魯攝相乃知其謬誣之來已久而雖荀卿亦不能辨之此類禮記家語尤多不暇枚舉當須詳考確實然後據之並不得輒引以證經今姑舉一二以見其例焉爾

詩自吳才老論叶韻而朱考亭採其說以入詩註至明末顧炎武韻學五書乃遂有古無叶音之說清毛奇齡因作古今通韻以斥顧之謬誤其說尤有確據其大抵以爲東冬江爲宮乃反喉入鼻之音也支微齊佳灰爲徵乃衝脣接齒之音也真文元寒刪先爲商母收字以舌抵上嘯魚虞歌麻尤爲變徵蕭肴豪

爲角乃懸舌嚮嘯之音也陽庚青蒸爲變宮乃入鼻稍侵齟嘯侵疊鹽咸爲羽乃讀字訖一闔脣而此七部之說又見於通雅云是鄭漁仲說疑毛說本於此但通雅以尤屬角是爲稍異而比之毛說更似覺雀余又考周詩三百篇用韻之法乃亦皆同聲相應之法蓋每遇其同聲之字輒其意必前後貫應譬如周頌臣工之詩正是以東韻宮庚韻變宮魚韻變徵尤韻角佳灰韻徵真先韻商凡六部之音相錯用成一章者上聲爾成乃與將受厥明相應來咨來茹乃與如何新畚相應嗟嗟保介乃與痔乃錢鏞奄觀銜艾

相應維莫之春乃與明昭上帝迄用康年命我衆人  
相應而明字仍是受厥明之明明昭上帝乃保介即  
其事也亦又何求乃與於皇來牟相應又如周南麟  
之趾之詩麟振爲同聲趾子爲同聲言公之有子猶  
麟之有趾也麟之趾必由振振則公之子亦宜由振  
振如邶風燕燕之詩燕燕于飛乃之子于歸也下上  
其音乃遠送于南也後世樂府有轉轡韻乃詩人之  
遺法也宋人不知之徒欲以唐詩用韻之法律之而  
不能合遂妄作叶韻之說誣矣然而猶未敢議其本  
音至明顧氏乃欲併其本音而易之殊不知聲音之於

道其所關係甚大使顧氏說盛行則道幾乎息矣賴  
有毛氏辨而闢之而後得古音不亡其有庇於後學  
可謂其功非淺鮮也矣

慎微第二

慎微有四事一曰原述作之本旨二曰徵於本書三  
曰徵於他書四曰存異

原述作之本旨者自是理經之一大總綱學唯能舉  
此總綱則其細目雖未盡張而全綱已在手中矣第  
以前賢推尊聖人太過而後儒又推尊前賢太過故  
六經論語等書人率視之如河漢以爲聖人之堂室

不依前賢之說則不可得窺也已。是以前賢之說雖有可疑而不敢非議而踰越焉。聖人之本旨雖有可原而又不敢搜索而討求焉。此究其弊之所由。蓋亦在初學時不先務究字義通文理而先讀註解之書。大抵人用心之難倍於用力。而其用精力亦有限。與物遇者至再遍唯可以加其熟慣而難復舉其全綱。是以人之成業率因幼習非無中年改轍者也。而此自非常之材。爾如庸常之士。初學先已讀註解註解之說。即成薰熟。爾後雖用力讀竟難得離舊習。即其推尊前賢太過而不敢踰越者。蓋亦以其精力難再

振故耳。是墨翟揚朱之所嘗哭岐路而悲練絲者也。是故入門之所由不可不審擇也。聖人如其聰明睿智則人固不可企及。已至若所述作之經乃其所以命天下之人無賢愚由此講學者。縱其道至高豈無階梯之可緣邪。不有文字章句者在乎。由是一著而潛心焉。豈有不可得讀之理乎。雖乃述作之本旨豈又不可得而獨原之乎。縱乃有深曠其可以鉤探而獲者必矣。然而世常鮮知是義。而其學往往安於因循以致聖人之道不明。可歎甚矣。世又或苦六經簡奧難讀。然聖人亦豈不知而爲之者哉。蓋亦欲令人



問學要  
以深造而自得焉者爾故凡其難讀及可疑之處是  
學者所尤當盡心研求之處也前賢亦多不知斯義  
而但得其可以言輒用作之註解不深致思而後世  
學者亦惡難而就易不敢以疑而究之一唯註解是  
守則述作之本旨愈益不可望也矣學者豈可不警  
而戒也哉余嘗於論語六經皆設之疑問即能致思  
焉則未必非原述作本旨之一助也今因附載于左  
易疑曰世有古今道有污隆而天下之事又倚伏  
紛糾不可一定也矣文王雖聖也亦人耳非天也  
何以乃得能預斷天下古今人事之吉凶而作易

彖爻之諸辭也且三何所取而以乾名之也乾又  
何以曰天曰君曰父曰金曰玉曰馬三何所取而  
以坤名之也坤又何以曰地曰母曰牛曰金其他  
三名以坎三名以離三名以兌三名以艮之類其  
義皆何所取也且其所取者將皆出諸私臆與將  
有如所謂建諸天地而不恃之義存與且孔子所  
作繫辭文言諸傳之言率多彖爻諸辭所不有者  
此又何所取而爲之也皆有所據邪無有邪後儒  
或曰有天地自然之易有伏羲之易有文王周公  
之易有孔子之易果如是說便易隨人所見各各

不同則祠筮佛籤擲錢射覆亦皆易矣則何必又以周易爲賞乎或謂聖人以此設神道而以斷衆疑者也然則夫所謂神道者不知實取諸天地鬼神邪將取諸已所見者邪如取諸已所見者則何以知其非誣瀆者也若曰雖誣黷而衆以此服焉則可也則是以文王周公孔子爲詐僞狡獪之雄也又何慢聖之甚也此數條大疑未了惡足稱之知易哉

書疑曰說書者據左史記事右史記言之文以爲書乃記言之書也然帝典之述其盛德及言其巡狩之禮也禹貢之著理水也武成之叙伐紂也顧命之記陳設也並皆不止記言也且堯舜之遠何所記載之詳且多夏之近於堯舜何所記載之略且寡也至如今古文體不類之疑先儒多言之今不復論

詩疑曰凡今之爲詩者不由小序則由朱說而小序之言率多詩中所不有者朱說以爲烏有捨明白可見之詩辭而必欲曲從臆度難信之序說乎此自至當之論而馬端臨猶執小序說則以爲序以明詩人之深意故不可廢若如此論詩必待讀

其序而後明者則三百篇唯有序而足矣夫子刪詩不亦勞乎馬端臨又以為夫芣苢之序以婦人樂有子為后妃之美也而其詩語不過采芣苢之情狀而黍離之序以為閔宗廟之顛覆也而其詩語不過慨歎禾黍之苗穗此詩之不言所作之意而賴序以明者也殊不知是主序以觀詩不自知其謬者耳詩語已無其辭則序之為附會不辨已明矣而反謂詩意賴序以明豈非謬惑之甚乎然而朱氏之詩說亦甚憤憤蓋勸善懲惡乃春秋之教見於禮記而乃以為詩以勸善懲惡為教此

其意雖本於孟子詩亡而春秋作之語然而即如此說則禮記又何言詩教溫柔敦厚也且詩果可以勸善懲惡則其亡何不復作詩而作春秋也此豈非添蛇足之比乎且朱氏其論雖斥毛說然視其詩解猶尚依違於小序之間則亦是陽忌陰收徒逞言說者耳至如明何楷世本古義則竹書汲冢雜偽交徵而說亦多迂曲不通此不唯無鑿據而并又不知詩矣三家之說其難信者如此則詩三百之設其為教者其將何以為定說乎禮疑曰禮家之聚訟自漢儒已然然而以余觀之

禮記諸篇本自純駁不一而周禮乃又全是後人  
僞作也諸儒不先辨之真僞而見其說與已意合  
者輒援引以爲爭訂之資則紛紛不已者固其宜  
矣朱考亭欲以儀禮爲經而二禮附之不爲無所  
見者然而儀禮亦可疑者甚多如廟堂之制甚宏  
大恐非士家所可能造構也如士相見禮大夫執  
羔其禮始於晉范獻子見于左傳則非西周之制  
然也如聘禮饗餼用物太侈費要是小國待霸國  
使者以畏其威迫故奉承過當者而非盛世之所  
應有也其他類此者尚甚多則斯豈周公之舊典

也哉雖然三禮之外則更無他禮書可考則周公  
之典禮吾其安從而得見之乎  
樂疑曰樂之爲物聖教之所極重者也然清樂乃  
周房中樂之遺聲而陳後主以之歌其玉樹後庭  
花則亦足以亾國矣此豈非雖南樂聲調之正亦  
不足恃之一證乎當時稱其音哀則所謂亾國之  
音者當矣而及至唐太宗時其樂雖歌之而人不  
復哀之則其哀乃亦似亾國自使然非樂聲之罪  
也以此觀之夫樂記所言其義亦似少過施張雖  
然樂之於理化非以若樂記所言則亦奚以謂之

重乎

春秋疑曰孔子作春秋之旨其果如司馬遷所云見之行事之實者邪何以其不紀於周室而紀於魯其魯史乎何以其不始於伯禽而始於隱說者曰隱公能弘宣祖業光啓王室則西周之美可尋文武之迹不墜是故因其歷數附其行事采周之舊以會成王義垂法將來吁此言徒空飾其說已隱時周鄭交質則周已卑矣求好於邾則魯已弱矣而責之以其不能弘宣祖業光啓王室非人情矣且春秋之義必待其有傳而後明則又何不自

作其傳而必待于左氏之作也其將不必待傳乎將不可無傳邪宋人曰以爛朝報果爛乎將不也孟子曰詩亡而春秋作夫春秋之作何與詩亡也孟子又曰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夫春秋者孔子以一匹夫而修之其家者而已矣亂臣賊子其所以懼之者又將何以也且三家之傳其說必設書例而頗亦皆刺繆不合春秋豈果不可以書例爲之書與

論語疑曰孔門諸弟子所問於夫子不問孝則仁不問君子則禮然自有論語之書來諸儒之釋其

名物紛然不一譬如仁字或曰心之德愛之理或曰博愛或曰知覺或曰慈愛之德或曰長人安民之德而諸家此數語尚相近似及其各引其証演其義以作其說則其相反不啻冰炭按仁字自仲虺之誥太甲諸篇已始有此字則亦非自吾夫子發之也然則夫子雖聖吾何以知其言之與諸家說非同日之論也莊生有言隨其成心而師之誰獨且無師乎蓋言人之難得成心也而如吾夫子有成心乎曰夫子以其天縱而學又能博是以得能知其物矣則彼諸儒亦固無不學能博也而諸

儒又且皆折衷之夫子者也夫諸儒之折衷於夫子者乃不亦易爲力乎夫子之前無能如夫子者則夫子之學之也亦甚難爲力也矣難者何以得能知其物而易者何以反不得知也曰是乃夫子之所以爲天縱之聖者也則又何以知夫子之所以爲聖者乎曰夫子之聖自當時七十子之徒已稱云爾則何以又知七十子所以稱云爾之不阿其所好者乎且孔門動言君子小人斯二者豈爲實有如斯人者乎今試思之於己身己身爲小乎將爲君子乎將君子與小人雜乎將有時君子

而有時小人乎將雖不可辨之未行之先而可見  
之已行之迹乎且夫子所稱君子之德譬如周而  
不比者古嘗有若斯人乎誰能行而恒之乎誰能  
知其行而恒之者乎雖以賢如伯夷柳下惠然夫  
子猶曰我則異乎是則夫子未嫌於伯夷柳下惠  
之行也以此觀之所謂君子人不亦甚難得其人  
乎抑雖夫子之所未嫌而猶得以稱爲君子人乎  
夫子嘗言躬行君子則丘未有得之也則君子之  
德其中豈又有大小之等差與則吾何以得辨其  
大小之等差於夫子之所稱乎

古人著書以篇名者如詩書儀禮論語孟子等類皆  
其編次先後間各自有其意統緒相接承以成篇者  
故命之以篇名而本非漫書抄撮雜會成冊之比也  
譬如論語學而篇僅以十六章成篇而孔子之言與  
諸賢之語前後相錯以書之者亦以編者有所言在  
其間故也即如季氏篇齊景公之章先進篇德行類  
淵閔子騫之文等皆乃編者之所筆以補其篇言者  
至如鄉黨篇乃編者之筆又居十九矣然而後世言  
論語者不知其當本諸編者之旨而徒論當時之記  
者豈非食肉羹而不知其牛羊乎如孟子七篇據史

記云孟子親與萬章之徒作之則其篇次之間亦決非漫然爲之者也而註家皆未能言其義何也如詩三百篇則夫子已言雅頌各得其所又云賜也始可與言詩也已告諸往而知來者則其所重在篇次先後之間者不復須疑而諸家皆懵然不知言之矣此道之所以千載尚多枳塞者也如儀禮之以人生始終叙篇次書之以其世遠近叙篇次者則其義已灼然昭著不復待辨凡解書其微諸本書者自是最先要緊之事然前儒之註經徒務博徵旁引而本文却徒望文作註其失之綱領者甚多譬如朱考亭註易

以既濟卦定爲爻位而以此說諸卦之義此雖從王輔嗣韓康伯諸人之說者然而至於蒙上六象傳云未當位而其說忽窮則因又註之曰未詳夫尚有未詳處者乃是其既濟爲爻位之說不足從者亦已明矣然尚執其說不能改者何哉乃亦失之徵本書之功疏故也

徵他書以釋經尤當審慎切不可未究其書上下文意而遽援出以爲證先儒註中此誤甚多如論語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之章審其語意是其未灌前夫子乃尚觀之者也而禮運乃云魯之郊禘非



禮也苟使其全非禮則夫子何分其自既灌而往而  
言不欲觀之乎禮運之所言分明是異說而宋儒程  
氏輩不啻不能辨之而并取之疎矣又如廟主昭穆  
之說據國語上祝書其世及左傳僖二十四年管蔡  
邠霍魯衛毛聃邴雍曹滕畢原鄭郇文之昭也邢晉  
應韓武之穆也等語則昭穆乃特以此紀禘祭時祧  
主位次之名而本自一定不易者自漢儒作王制始  
有廟三昭三穆之文而後儒不知其繆則遂有祧遷  
則昭進為穆穆進為昭之說誤矣如左傳僖二十年  
君子引詩曰豈不夙夜謂行多露詩意本言不夙夜

則始無多露濡漬之患以喻其敗也巳者而杜註乃  
云違禮而行必有汙辱其義迂矣宣十二年泆曰於  
鑿王師遵養時晦者昧也詩意不言武教能遵養者  
其昧使之至於繩墨者也故左傳下文乃云撫弱耆  
昧以務列所可也而杜註乃云須暗昧者惡積而後  
取之又以耆昧為致討於昧之義豈詩言養字之義  
哉如詩小雅北山之什信南山第四章中田有廬疆  
場有瓜是剝是咀獻之皇祖廬即胡廬故下言剝菹  
而後儒不知乃遂傳會以廬田之說可笑又如中庸  
旅酬下為上者乃燕禮主人就旅食之尊而獻之之

事而鄭玄乃謬引特牲饋食旅酬以充之而不知其所以逮賤四字義不可通也乃皆其不考之過也  
古人事實有難以一書之言輒斷決者則廣會其異同而以存其疑可也如齊小白兄弟之辨古書所言往往不同漢薄昭上淮南王長書云齊桓殺弟管子史記荀子仲尼篇莊子盜跖篇韓非子越絕書說苑尊賢篇皆云小白殺兄朱氏註論語獨定之曰小白兄公子糾弟不知其何據乃得決之也可謂偏強矣如伯夷叔齊之事若據莊子讓王篇則二子聞文王之德而歸周至則文王已死武王乃使周公徃迎二

子與之割牲而盟二子醜之遂去而隱於首陽山而餓死此其事大與史記所言異然史記乃太史公固言其傳佚事異聞則雖莊子所言亦未可全廢也而朱氏論語註獨引史記為據恐亦非通論也但古人亦有言欠考實者莊子云盜跖死利于東陵之上則史記所言盜跖以壽終者妄矣又有自說抵牾者如韓非子說疑篇云舜偏堯禹偏舜而八說篇乃云古者人寡而相親物多而輕利易讓故有揖讓而傳天下者夫揖讓而傳天下者非謂堯舜而誰則安又得偏之之說乎此乃自說之牴牾者也夫大抵戰國辨士

之言率多憑空撰出一故事以供一時談資者故其  
言甚不足爲信學者且加取捨若孟子辨百里奚五  
羊皮之謬者學者尤所不可無此鑒裁而若至於不  
可知者則又不得偏執一書以擅斷之夫子不云乎  
不知爲不知是知也

辨宗第四

辨宗有二事一曰漢學之起二曰周漢文章言語之  
變異二曰前賢解書致失誤之由  
夫儒者談經動輒尊信漢說者意其近古或有所本  
故也然以余觀之漢儒傳經可疑之說甚多蓋嘗讀

漢書藝文志有以知其故夫炎漢之興猶承嬴秦之  
弊世歷四主挾書之律未除是六經之學幾乎絕矣  
孝武乃能知尊聖道始開獻書之路於是復壁之遺  
經焚之餘之殘簡始得復見於世而傳于後世矣孝武  
之有功於斯道良可謂偉矣第惜其崇尚之志原本  
於浮慕徒事廣哀而不精稽覈蓋觀夫五行讖緯之  
學并興於當時則知其希圖賞賜以進雜僞者多矣  
當時進書願列於學官者一經而數家不知其孰爲  
洙泗之真也且其已得立學官者天下將爭而就其  
學焉而不得立學官者天下將廢棄之而不顧也矣

由是觀之古道蓋興於漢而又亡於漢彼其多可疑之說亦靡不因是故然乃猥恃之以其近古豈非一槩之見邪且七十子之徒其學文已離異而分乖蓋孔子沒後不久乃已有子游子夏氏之不同有曾子子張氏之不合而其流各又有莊周吳起李斯之屬戰國去孔子未遠者且然况乃西漢之儒世之相去更隔遠者乎縱其未至大差而純正難得者亦已可知矣世儒及不察是數者徒妄意其有所本尊信之而不知其因以致掩蔽聖道也悲夫

古今言殊人皆知之矣然而至以秦漢以前繫稱之古混同無別者則踈矣夏商之文與周之文樸質彫琢已自不同乃尚書諸篇可徵而雖晚周之人又已不能輒通其先周之文譬如國語釋昊天有成命而云基始也命信也宥寬也密寧也左傳釋皇皇者華而云咨禮曰度咨親自詢等之類當時之人若能聞文輒通其義豈有煩舉之訓詁則可見周人已自難其古言也矣西漢又去文武之世更加隔遠其於晚周亦猶晚周之於先周則古言之難通必又倍甚按漢書樂志云今上即位作十九章今侍中李延年次序其聲拜為協律都尉通一經之士不能獨知其辭

皆集會五經家相與共講習讀之乃能通知其意據此西漢之人其昧古言者亦已明矣然則秦漢以前豈可以古槩稱混同無別哉言之曠也又於其時今人談經或有糾前賢紕繆則雖理勝義優而世不敢信者其說蓋有在焉曰前賢其德行非今人所能企及也其博洽又非今人所能企及也其文章又非今人所能企及也以斯三短而敢議之於三長此世之所以不敢信者也然彼安知糾之者獨有一長足以議之彼三長者蓋前賢之說經也率多由已立意而要言其文今之談經者乃循其文而擬之其旨此

其所以獨長於前賢者耳蓋古之文其辭簡西漢以後之文其辭繁簡者之法精精在其字繁者之法粗粗在其句前賢乃未悟此字句精粗之有異而其爲古文亦猶如爲後世之文是以其亦未嘗不言循擬之爲善而其說之成夫立意要旨之陋乃莫之能自知循文按其旨者我之隨文轉者也立意要其文者文之隨我轉者也夫文之隨我轉者是我以其長也將必以續之於彼短我以其短也將必以斷之於彼長斷續之弊可以使東者西而白者黑也矣前賢之解經率如此是可謂自解其經而不可謂解聖人之

經也且前賢之道未加其大於聖人也其德行未加其高於聖人也而其博洽亦徒博洽於西漢已後之書也其文章雖極鴻茂之美亦與西漢已前殊其軌而斯三者之長祇以此蔽夫聖人之道矣此安可不糾其紕繆而止哉然而世乃猶重其末而不知其本之因致輕也見有欲糾前賢紕繆者反呵罵之爲狂爲愚而其呵罵之者世反以爲得中正噫此雖由其不知之故其爲謬惑亦已甚哉孔子惡似而非者惡莠恐其亂苗也惡佞恐其亂義也君子胡又不惡夫似而非者也

或問前賢之文皆學古文而子謂之與古文不同者何也余答曰西漢以後之人文章言語分爲兩途其言語所生而能者也至文章乃必學而後能之是故其文字所以行其言者皆乃其所摹倣爲之者也非其真也蓋真者物舉之一隅則徑喻之三隅其言自然不須其多是故古之文辭率多從其簡約如假者則言雖盡之四隅而猶或未曉其物是以後世之筆翰辭則繁稱文則冗長以始得達其意焉此後世文之所以終不得與古文同者也明人嘗覺其異也以謂古文難讀而今文易讀

於是務深其言，透其辭，以爲其文，而曰此乃古文辭也。吁！此亦不思之過也。古人之於文，豈爲夫難讀者邪？亦欲以盡其意者耳。王充有言：「經傳之文，賢聖之語，古今言殊，四方談異也。」當言事時，非務難知，使指閑隱也。後人不曉世相，離遠此名，曰語異，不名曰材，鴻淺文讀之難曉，名曰不巧，不名曰知，明明人之徒，倣難讀，乃王充所謂不巧之類也。由此觀之，前賢之文與古文不同，亦明矣。舌人之與洋外諸民共處也，方聞彼其從容笑語也，皆無不以喻其旨意矣。及聞其喧詬疾勵也，則皆惘然。

不知其爲何語也。此舌人之於洋外諸民之言，徒能習其常而不達其變，方彼其天機之作用，省會莫及，而識故皆廢矣。是故其所用喻旨意者，亦徒不過王充所謂因成紀前者耳。前賢不唯其文之與古文不同，至其解經又多致謬誤者，亦唯異時不同其天機故也。

晰文理第五

晰文理有十五事：一曰言物各依其部界，二曰冒斜，插補，添，三曰分量，廣狹，四曰伏應，含蓄，五曰同字，一律，六曰增減，展縮，七曰辭之畧析，八曰言之順逆，九

曰意之向背十曰勢之承接十一曰虛實十二曰既  
正未十三曰反語十四曰篇章之旨十五曰擬議  
文者所以章物者也是故其言物貴有別別也者各  
依其分部界域而不紊也此譬猶五色有章以成錦  
繡黼黻之美八音有節以成律呂鏗鏘之和也故文  
之於物凡其大小遠近動靜恒遽外內主客之屬並  
皆不得相混言而此法不唯古文由之雖後世之文  
不由此法則不可成條理然前賢解古書率唯以得  
全旨為主至其文法殊忽畧不加其意是以其說間  
有致失此類者譬如朱考亭註論語吾日三省云曾

子以此三者日省其身據註意三者是恒在之物也  
日省為每日省察乃是旋作旋息之事也若如此解  
則本文乃致恒遽之混不成文理矣如三人行必有  
我師焉云二人同行其一我也彼二人者一善一惡  
則我從其善而改其惡焉是一人者皆我師也此蓋  
不見上有擇字只見下文有善不善兩事遂以我為  
三人中之一人者也若如是意則本文當言一人而  
不當言二人也此乃致內外之混者也其他大小遠  
近之屬亦致混錯不辨者尚甚多今不遑枚舉學者  
尤宜詳察



凡文有冒有斜插有補添譬如欲言其委者先言其源是名冒為接應上勢先言其用既復恐其物雜亂失其旨之所歸下因復明其物是名補添用冒若補添之法以彌縫兩言中間而以成章者是名斜插冒譬如只云射法如此則是為謂天下之射法者而今若以一吾字冒其上云吾射法如此則是為別已於衆之辭前儒乃有忽畧不知此者如論語事君盡禮之章本文未曰吾而黃氏說乃以為孔子之事君即是也此蓋先解其盡禮為盡理因遂以謂盡理非聖人不可能於是不復顧點檢本文文理如何遂致此

繆誤者也斜插如左傳成十六年其御屢顧不在馬可及也不在馬二字為斜插如論語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九字亦斜插也古文用此法甚多不暇枚舉補添如詩駉矣富人書邈矣西土之人富人西土之人為補添論語鮮矣仁君子哉若人仁字若人字為補添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告諸往而知來者此告諸往而知來者亦乃補添者也

只云射法如此則是為謂天下之射法者而其旨乃為廣該云吾射法則是別已於衆之辭而射法二字其旨乃成狹窄此乃分量廣狹之別也大抵文中語

意係一人而言則是爲分量狹係衆人而言則是爲  
分量廣分量廣爲天下所共之位爲衆所睹視顯明  
之地分量狹爲一人獨據之位爲衆所未必知幽隱  
之地是故凡文之所措其辭唯隨其位所在而其意  
乃成不同譬如曰赤日中夫人獨拜赤日中三字其  
意廣是爲係之衆所睹視而言者如曰夫人獨赤日  
中拜赤日中三字其意狹是爲係之夫人所獨據而  
言者如曰夫人獨拜赤日中赤日中三字其意更狹  
是爲言者所獨知而衆所未必知之地故補添以見  
之者也如詩東方自出自東方出出自東方文變三  
法以言者亦須以前法準知之

凡文有伏應有含蓄譬若只言三三者一乃爲之原  
伏若先言一則十乃爲之終應如十一乃爲別起不  
得爲終應也若先言一而次言二者則二乃爲之含  
蓄若言一一者則二爲未起未起則不得爲含蓄也  
凡伏應含蓄之法千變萬化都不出是義而前賢文  
多未達此理解書往往致錯繆如孔安國註論語五  
十而知天命云知天命之終始本文只曰天命而未  
曰終始而註中忽增此二字者如朱考亭註論語  
學而章云學而又時時習之則所學者熟而中心喜

說本文未言熟而註中忽增此字以與說字牽合者也又如註予不與祭如不祭云或有故不得與而使他人攝之夫使他人攝祭之事亦本文所無而註中忽增此以成其如不祭之說者也又如易乾九二利見大人曰九二雖未得位而大人之德已著常人不足以當之按此言妄談耳見龍出潛離隱則有之如曰澤及於物者必待在天乃可言之者也然考亭以利見二字不得其解預先於上出潛離隱之下強附澤及於物四字而後與之牽合以成其大人之德已著之說並皆本文所未有者且審本文辭意未以九

二乃謂之大人故曰利見今考亭直以九二爲大人不知若如是說則利見二字無所取其當也大抵易註古今諸家尤多牽合附會之說並皆坐于不知夫未起則不得爲含蓄故也

文字之於意言語之於情猶詩什之於樂乎不類小大之稱比終始之序則不可以象事行而文亦有以然東周以前之文其字必相愜其句必相順蓋一章之間字同而疊出者其旨必歸于一律一篇之間句同而累見者其意必會于一途至戰國以降文始多出奇譎孟子公羊尤喜詭換然其爲法常於其語勢

相連接之處忽轉易而出奇故其別亦甚易觀按周語已有兵戢而時動動則威之語上動字意屬未來下動字旨涉既往則出奇之法亦其來尚矣然至其大段決無前後別調者矣而後世註經家亦多未知斯義往往以致繆錯如考亭註論語禮之用和爲貴曰和者從容不迫之意而至下知和而和者則又曰流蕩忘返是說和字義兩處不合又如註祭如在曰此門人記孔子祭祀之誠意而至下如不祭則又曰此心缺然如未嘗祭是如字一爲自外人言其容貌者一爲身自言其意思者也不知古文決無如是法

也又如夏禮吾能言之之章包鄭二氏以微爲成固屬強辭然審其說數足字其義尚能歸于一律矣至朱註則不足徵爲不足取以爲證之義而文獻不足之足却又解之爲備足之義一足字前後殊若上下變情亦大乖類稱比序之義矣其他如大學物有本末之物即格物之物中庸察邇言之察乃與下文上下察察于天地之察及文理密察之察並是同一察之類後世註家並皆不知則其徒逐文生解左轉右易以使本文義反致闇蔽不明者必多矣學者若非諳練古文法惡能得窺述作之真旨哉

辭本以簡爲情者也是故其多衷之一言與其少損之一字皆必各有其所以衷損之之旨譬如言心衷之以一中字曰中心則其必帶遺外之旨言之者也譬如言山谷損之其一山字曰谷則其必本已經言山而語勢未離於其所言之山者也如或雖所經言仍復稱之者其必亦語勢或已不相接承或外雖仍接而今將欲別從其內舉其情者也諸如是之類古文例皆改其辭端別起其稱然註家亦頗多舛錯此法譬如朱考亭註論語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曰然或有人果能一日奮然用力於仁則我又未見

其力有不足者乃其舛錯此法者也蓋論語此上文審語意是本主世間所有而以言其身所親見者也而此句意若如註所說乃是以言人之行事爲主別以假設起辭端者則句頭有字上亦當有或等字以改其辭端今有字上仍無著他語直相接承則知此語之所爲旨亦未易其所主世間所有者朱註所說本自謬解也然此等儘精微尤易失學者宜詳細求其義而可也

凡文有畧析者其所畧析文字或伏在其上文或伏在下文如晉語不豹自晉奔秦欲勸秦穆公伐晉而

穆公曰且夫禍唯無斃足者不處處者不足勝敗若  
化以禍為違孰能出君爾俟我此足字乃畧析者而  
下文出君二字乃其所畧析蓋謂足出君者也如左  
傳僖二十年宋襄公欲合諸侯臧文仲曰以欲從人  
則可以人從欲鮮濟此可字乃畧析者而下文濟字  
乃其所畧析蓋謂可濟也又有以原伏為畧析者如  
左傳僖九年晉卻芮欲令夷吾重賂於秦以求入曰  
人實有國我何愛焉入而能民土於何有於下所畧  
析乃上文我字也何有下所畧析乃原伏蓋言何重  
賂之有也如論語述而何有於我哉亦倣此又有以

反對為畧析者左傳文公十年楚子欲伐宋宋華御  
事曰楚欲弱我也先為之弱乎何必使誘我我實不  
能民何罪此不能下所畧析乃強字強蓋弱之反對  
也古文此畧析數法甚多或疑論語學而時習之習  
字下孰字亦恐畧析也余云孰是學習之後得斯効  
故不得謂之原伏或復疑下有說字則孰字當為原  
伏余云說若為說其孰之義則孰即是主說是客主  
與客是為別起則主乃不得為客原伏矣  
有順言者有逆言者如曰大小上下者是順言也如  
曰小大下上者是逆言也凡順言者其情皆靜逆言

者其情皆動譬如曰大小者物依其次故其情靜如  
曰小大者物違其次故其情動動者必一一分時各  
自含其作用而如詩下上其音論語小大由之之類  
諸註家亦皆一切不分別其義可謂疎矣

文意有向背不可不知譬若先言一次言三者其意  
自反求其一二是其意爲背若先言一次言一者其意  
自趣其次之三是其意爲向若先言三而不言一二  
者則其所伏之一二實乃藏在三中故其意仍不反  
求而趣其次之三此名孤起而其意亦爲向而凡物  
皆靡不有其紀其究其體其用其道紀爲一實爲二

體爲二用爲四道爲五譬如力物有其體然後始有  
其力是力乃用之類也如論語力不同科不言人即  
是用之孤起也孤起之用其意向於道則知此所云  
力者乃是語力之所施者也考亭不知斯義乃作之  
註曰人之強弱不同等夫曰人則是言乎其紀究也  
而繼之曰力則是又言其用也若斯是爲先言一次  
言三之類其意乃自不得不反求於其體而其言力  
之旨則不得不反歸於其體之強弱矣然而此等之  
精微極易致失誤思考亭亦殊不自覺其繆也故文  
意之向背不可不審也

凡文勢相接承者有以自承接者有以敵承接者自者  
仍不離其物事而言者是也敵者以他物他事與前  
接應而言者是也以自承接者即前所言紀充體用  
道千變萬化都不過五者之錯綜矣如敵承者須先  
審其前文虛實之勢虛則用虛接實則用實接或欲  
以實接虛若以虛接實者其間須即一改其辭端若  
重提其物名若施其間以助字用斡旋其語意不然  
則情理乖忤難得妥貼實接實虛接虛者譬若欲言  
以水澆花之事者上若曰花之欲萎乃是為句頭實  
則下接之者亦須以實居句頭曰當水以澆之如論

語云古者言之不出耻躬之不逮也亦乃以實接實  
者也若上曰花色欲萎者是句頭花字雖實下承以  
色字乃是其意本以人目為暗依者也則下接之者  
亦須以神用之虛字居句頭曰當以水澆之如論語  
上云舉一隅則下乃云以三隅反之亦乃以神用之  
虛接神用之虛者也若上曰欲萎之花者是句頭為  
有形之虛字則下接之者亦須以有形之虛字居句  
頭曰當澆之以水如論語子曰若臧文仲之知公綽  
之不欲卞莊子之勇冉求之藝文之以禮樂亦可以  
為成人矣是其句雖連舉人名然以其上有若字觀



之其旨實在言其知不欲勇藝則猶是以有形之虛  
接有形之虛者也夫句頭為主腦之位然亦須視  
其語勢有層折與無如無者即其主腦却轉移在下  
如前云花色之類即是也蓋古文未有上下語勢不  
相接各自成其旨以為言者如考亭註論語慎終追  
遠之章曰民德歸厚謂下民化之其德亦歸於厚是  
乃使本文上下語意離披分裂不得相接承者  
凡文字有虛實死活不可不知實活乃萬物就其所  
含靈而言者是也實死乃萬物只就其體質而言者  
是也凡物無本質只有其象是為虛而其與實相依

則為之諸氣色聲味之屬者皆是虛死也宣之作動  
之用者皆是虛活也大抵句頭實者其意內而其勢  
泛句脚實者其意外而其勢定內而泛者多虛量之  
語如曰術有序國有學者是為句頭實蓋於天下之  
廣位拈起一物名而使以傾聽其物之事乃成意內  
而其勢泛動不定外而定者多成實之辭如曰象馬  
乘舟者是為句脚實蓋將其句頭之虛使以有歸著  
成立此義乃與前補添法同一法也又譬若曰此地  
虎多乃內言也稱虎為一意稱其多又為一意若曰  
此地多虎乃外言也先識其多故稱多而因明其物

爲虎也大抵句頭爲遍計之位句脚爲主依之位  
凡文必承動以靜接靜以動若上下俱動若俱靜者  
不其上爲既往之事則其下必未來之事而其一乃  
爲正當之事既往爲已定而靜未來爲未定而動  
凡文有反語譬如曰豈可得乎人皆知是不可得之  
反語也而反語又有不用語助者人率不能知譬如  
詩鄘風魚網之設鴻則離之者前儒不知是反語則  
以爲鴻離魚網之義也此蓋坐不知文法故也春秋  
常事不書非常事必書乃文辭之法蓋雖今人日用  
言語亦皆必以此爲法而前儒唯以其意急求解是

以反失之眉睫矣今以此法推之魚網之設如是設  
於陸上當言陸而不言之則知猶是水中也鴻本好  
高飛之禽如是低飛當言低飛而不言之則知猶是  
高飛也夫已高飛則其不得離水中所設之網亦可  
知故知此是反語也如豳風九罭鴻飛遵渚公歸無  
所亦同又如邶風柏舟耿耿不寐如有隱憂微我無  
酒以遨以遊上一句言有憂語太深下句宜言忘若  
銷而却曰遨遊則此語亦太深兩深不相接且其言  
酒未及言飲則知曰以者猶是以其隱憂者故知此  
語亦是反語也詩書中反語類此者甚多不可不審

辨也

古人之文篇必有成篇之旨章必有成章之旨句必有成句之旨未有妄浪成篇漫爾成章者也而後世解經者或知有句而不知有章知有章而不知有篇殊不知尺而度之則寸寸皆合寸而度之則至尺必差也如考亭及諸儒註學而之章君子不重之章及富與貴之章並皆斷裂破碎不成章理近時又有若其不成章理而欲分爲二章者則誣矣

謂而近時學者頗又多口其言殊不知此大謬矣失其義者也蓋擬者擬之其物之形容之謂議者議之其道之變動之謂也所謂不出此二法者譬如曰不憤不啓兩不字皆擬辭也憤啓一字皆議辭也又譬如曰自行束脩已上自己上三字是擬辭也行束脩三字是議辭也如曰吾未嘗無誨焉吾未嘗二字是擬辭也無誨焉三字是議辭也苟能知文辭皆是擬議也則必又能知其文辭乃尚有所未能盡者存乎其中矣讀書不知此義者往往拘滯越超于一隅而古之所謂格物之學不可復望其至焉也矣由是論

之學之所貴其亦在能審思之乎

其中審思第六

審思有三事一曰體察二曰權衡三曰驗實

凡讀古人之書須要停覽審閱細嚼熟味以知其情  
達其旨蓋古人與我世之相去已數千載而彼其悲  
喜哀樂疾痛苛癢又皆固我所不相關者矣則吾卒  
然讀其書之頃惡得能悉之深蹟而領會其意哉前  
人釋經動多踈繆者率皆莫非由是故也余嘗論之  
曰凡書中篇章字句乃皆古人之言語即古人之精  
神意思盡存乎其中矣然而吾精神意思即亦古人

之精神意思無以異也是故吾能攝我精神意思使  
之循緣於夫篇章字句而以忖量揆度其事情譬猶  
春陽震發而蟄蟲昭蘇蓋其蚊行喙息發作振起者  
皆乃去日之蚊行喙息無有一相異也聖人君子鄙  
夫小人皆我性情中之所有孟子不云乎萬物皆備  
乎我矣然人之或未達是義也其讀書乃至於聖賢  
君子之所言則曰此非吾儕之所能知者也而至於  
鄙夫小人之所行則曰此殆所謂禽獸之類者也其  
善惡是非皆推而遠之置諸度外殊不知退而思之  
彼皆吾所固有者也古人著書遺之後世者本亦欲

人之將夫其所固有者與之相盪摩研切以得之深  
意者耳而吾徒悠忽不復留意至於推而遠之置諸  
度外死者有知古人豈不抱悶于泉壤乎噫  
尚論古人者胸中當具權衡權衡者所以挈輕重而  
平不齊者也孟子嘗論百里奚以其能知虞公之不  
可諫而去之秦而以知其必不食牛于秦以汗其身  
矣大賢明智固非常人所可得企及也已雖然苟無  
其權衡則雖識緯諸書亦皆爲聖人之經也故曰盡  
信書則不如無書又曰權然後知輕重度然後知長  
短如顏子不遷怒朱註以爲遷移也怒於甲者不移

於乙夫遷與移義本不同且如朱所說乃爲怒於室  
色于市者之類此雖少知者亦所不爲况大德如顏  
子者且此何足以爲好學之徵蓋說之之謬也宋儒  
之無權衡率多是類又如孔子誅少正卯事自戰國  
人傳其事然此豈夫子不爲已甚者之所爲其爲誣  
妄亦甚明矣而世儒徃徃援爲實有亦皆無權衡之  
所致也

凡學文論義不可騫虛遠而以務辨博也須要細叩  
熟求以驗切實必得之其身然後已也細叩者何細  
密叩討其文字及篇章意旨條理之謂也熟求者何

審引徵協比類求之精熟之謂也以驗切實者何千載之世以擬諸今日古人之事思諸己身苟不如此則視之不切其義必致誣枉得之其身者何凡學成道達者衆文一貫畢歸默識其必畢歸默識然後可得以取舍裁決而施之行事矣若夫務辨博事華飾者其神外揚不守其中則不能令其四體操履其事矣是故立本者守中之所主也備資者爲文之所具也慎微者斷義之所需也辨宗者論道之所由也晰文理者匡謬說之所法也審思者所以總五者而以成之已之要也具此六物則學事備矣問學舉要終

余幼讀司馬之書至其云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深然其言而未知其果如此否也嘗聞

涪川伯恭先生以命世之才發憤好學特識偉論冠絕今古於是乎始知前言之不誣也及親受業塾範謹嚴而悉刑切至乃如慎篤劣亦得以頗窺庶穆益巍乎大矣煥亦羨矣顧前日之所業譬猶山之於丘垤也黼黻之於布褐也先生蚤歲著述甚富就中斯書聖學之

要樞徑義之關鍵具如序所瀆述曩唯  
以便清益未許流播迺者吾輩固清上  
梓先生命慎題其後乃不敢辭曰道  
之湮晦久矣賴以書之出無穢其闢不  
謂之非常之功則無所謂非常之功矣  
安永甲午冬十一月朔

平安松本恪拜撰



明治廿四年甲午冬十一月朔 白峯軒夫岡直

安永三年甲午仲冬

皇都書林

河南四郎右衛門  
林伊兵衛發行

